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古今紀要

五十八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九十



序

潤洋講義序

夫子之言渾涵不露至孟子而後發為雄辨為揚墨也濂洛諸儒文亦甚簡至朱子而後辨折無遺為禪學也不然聖賢之學修身行己推以仁民愛物而止耳果言語文字云乎哉而學者不察也或龍象而演焉或起而角焉或竊取以鉤名利焉三者之趨雖不同大要皆不過汨於言語文字之弊而吾朱子之功後世者孤矣余交潘君叔良分教京口講說其職也學本朱子時出新意蓋於體認有自得者今而後踐之身施之人吾徒尚皆勉之哉

三省齋序

學之不講又矣非不講也講之過也高談性命揣摩圖象而孔門切己之實用則弗思焉由是謂善學者乎牟氏子德範年少而識老學博而文粹家藏書二萬卷日孜孜其間而獨取曾子之說以日三省名其齋既得之矣又裨余為之說余謂此義曉然何說之持顧力行何如耳然天運不息人心易怠力行亦豈易能者哉曾子曰邊豆之事則有司存謂專心於所

當務也又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謂自任之勇也夫其以弘毅為之本而不以遵豆之類分其志此殆曾子所能日三省而吾徒當勉之

姜山族譜序

千枝一本耳萬派一源耳林林總總者徧天下其初皆一人之身耳然木有幹水有脈次第之來可尋也人之序烏乎尋曰在古有小宗大宗在後世以名字為行耳余宗人秀發一日謂余曰我祖太傅公唐宗持節鄉郡聚族姜山世以一字加名之上若下以志別無紊者自從祖德器甫初以父命後其兄已而兄

一 序 日 九 一

一

一

有子復還其初族或謂其尊穆也不以與昭齒自是名字錯出不復各於其行雖欲如程氏春祭祖先之禮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合祭之昭穆尊卑其將焉考乃圖為譜使名雖不以行別而行則可以圖別焉余謂此為倫理之大者敬述其語序其所圖之意云

贈台州薛大丞序

天下之伎術皆為民生靈惟醫為有益故世或以儒醫並稱尊之也然使一隋於伎術之習則儒亦羞為醫伍余淳祐丁未來天台明年識其名醫薛君見其待心厚處事詳於鄉黨稱善不稱惡術雖醫而習則儒

矣諸子之彬彬而需也亦宜哉余故喜而為之祝曰
君善醫人君之子以持君之心以醫國矣

拙說軒序

濂溪先生作拙賦以然有使天下還淳返朴之意金
壇劉君直儒特撫其一語自名其軒曰拙說愚謂此
潛藏所以為發達蛟龍在淵象也一日雷雨作解如
周子以洗冤澤物為已任雖僻遠無所憚勞矣直儒
終得逸乎哉

袁餉管坊序

爾雅注蟲魚識者單之象灑袁君子龍取九蟲魚

口抄分類本

三

十一

有得於五常之性者類之為書使人隨物自省用以

防範人心名之曰坊莊嗚呼出乃有若是之類蟲魚

書者耶世之為類書者鮮不以玩物盡人心令乃一

變之為人心計耶化沙磔為南金即稊稗示道妙卓

乎哉袁君坊雅之作也雖然天生萬物人為最靈範

圍天地曲成萬物皆人心之為也反密負物以為防歟

人惟其靈思慮易植而物引之五性之能存者蓋寡

物惟不靈其性顯一以有得焉終其身由之而不變

人之或反愧於物者特繫於此人之所當因以自省

者宜亦莫切於此人心虛靈一念內覺萬物皆備於

我矣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坊雅庶幾乎大雅之一助

餘姚縣鄉飲序

孔子稱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蓋自古者井田以養之庠序以教之衣食既足漸摩有素一旦示之以齒序指遜故老少之心有不期而自生後世言政而不及禮者固無均或好禮矣儻不自政始則亦類隋於空文餘姚固也然已積二十年今無得善則則其施於民者可公矣雖有古人之禮在庸得而講諸三山陳侯維嘉始剔舊而一新之休聲善聞日盛月新三年政乃行鄉飲禮少長雍雍觀者悅服蓋必如陳侯之政而後禮可行焉耳推此也以往所謂王道之易易者其將庶幾乎

送陳山丘赴紫陽書院序

古之所謂治者道迪天理民彝使各歸於理而已自後世以簿書期會為治典教之責獨歸學校之官至三舍法行學校又一變為程文利祿之地雖職教者亦言不暇及於理所謂天理民彝如一髮引千鈞之寄獨賴諸儒之書院在耳桐川陳君粹德篤行君子也出而長紫陽書院合因書中心之隱惻以告之然

紫陽天子之教發諸生多自關毅入願君之益勉之也咸淳五年四月十二日後學黃震

約梅叢妙集序

山陰蔚上人好彈琴賦詩自扁其居曰約梅一時士大夫多題詠之上人又撫其牘炙人口者爲衆妙集以求序於余余謂旨哉約梅之稱乎一太極之流行無往不復方冬之窮生意幾絕一花初白天地皆春此生生不息之呈露而梅之謂也上人顧與之何約乎夫上人佛者也佛不言生生而言往生二人宜念念西方與蓮爲約者而暇與梅約乎豈往生者未可知而生生者不可欺乎上人能與梅約必其有得於此者故爲之序咸淳庚午立冬日慈溪黃震

訓族編序

簫山邑之不可爲幾年矣番易胡君文伯爲之未數月名實已孚於上下豈無以爲之本而能爾哉君本姓朱嘗歸而喪其生母廬墓三年因日聚朱之子弟訓飭之久而成編其目凡三由父母而兄弟而宗族各先之以聖人之明訓次之以古人之懿行而復終之以有司不可犯之成法讀者竦然或疑其大嚴不知君由朱而後於胡旣不得終其所性之天廬墓而

訓其族又適處號痛固極之地故其言哀苦懇切不
極不止此正其本心之發見而誠之謂也夫惟其誠
也則以其修之身者行之家以其行之家者施之政
居未數月名實已孚非有本而能爾耶縣治三山李
君吉德參會復謂君此編將銀之梓以惠邑之人而
囑余言爲序余謂此君以身教者也顧何言之待而
亦竊有願言者孔門之教人諄諄然惟以孝弟爲本
自利欲之侵蝕天理之易昏孟子不得已始出而言
性言天周子又極而言陰陽造化之原皆揭之以正
性之所從來使人超然獨立於萬物之表利欲不得

卷之六

六

表子已

贈張帥幹序

咸淳庚午秋余護試紹興府與番易張若鳳首入院
虛堂夜永相與劇談見其講學必主於明理論政必
先於澤物知其有得於是者相好也及其將行也求
贈言余謂余所欲言者子既盡言之矣余又何言然
士大夫非平居講求之難而處窮通臨利害之爲難

若鳳妙年登高科今垂二十年猶

不以嬰其心而守是益確進是益勇養

宏於古人乎何遜

送撫州新參太學生序

子入太學何如哉朋四海之英近天子之光相與游
泳感發其間蘄異日爲天下國家用士之入太學其
不甚盛乎哉顧太學一也而古今之變則不同蓋
家有執事室有庠積而至游天子之學涵養益至
德業之大成此三代之太學也承秦絕學之後
晚出無所取正立之學而置之師此西漢之太

一曰抄九十七

一十七

陳

尼以匹夫養三千士始設飲食爲養

考德問業之實漸以衰此東漢以後之太學也謂保

桑梓者舉於鄉游庠序者舉於學而併指游學爲

進之路此唐之太學也盡復古道取湖學之法

使士各務實用一毫利祿不以雜之此 本朝

學也立學規以禁切其公議設舍法而誘啖以

此蔡京當國時太學也破舍法之委折以開捷徑

姓名之虛僞以示寬恩此鄭清之當國時太學也

學一也古今之變乃如此然士之自立者詎容

今而異哉咸淳七年撫州之士入太學者士

行也酌之酒而贈之言其必毅然以古

負 聖天子教養之意焉是年十月二日

陳藏一後集序

陳藏一撫人也以詩文遭際 先皇帝獲事令

東宮 今上踐祚一日遷藏一四官執法者持不

歸老故鄉忽朝攜詩文過余謂前集已得西山

二大老為序此後集也幸續序之余謂序何待

藏一之出題二大老所不及見者恐不容不一言

昔司馬相如以文得幸漢天子今之藏一昔之相如

相如依大人等賦徒侈上心藏一在 上前則

日抄九一

一

陳藏一

惴小心相如誇耀其鄉至使縣令負弩前驅藏

余州退然一布衣口不復道前日事其賢於

又何如哉然相如富貴窮當時聲名昭後世藏一

今日幾類流落不偶者此足彰吾 聖天子威德

公法掩私恩也藏一怡然自得其所亦有見於是

雖然視孟浩然亦未為不遇矣咸淳七年十一

隨隱詩集序

陳藏一以詩文際遇 先皇帝事 今

寵燁然及歸老故鄉依然一布衣余嘗

其人之賢過相如遠矣藏一有子克紹

隱亦以詩來求余為序余謂此騷壇世將也塞旗助
樂余何敢後特未知隨隱之號何如耳夫詩固隱者
事也然昔魏閑之繼魏野父子皆以清吟名世其視
構勢若將浼焉謂之曰隱可也隨隱君方以父任祿
仕宮庭間奈何遽號隨隱豈用月正其素習祿仕非
其得已姑託此以自明其心耶余觀寶晉米氏亦父
子世承異恩而片言隻字流布人間至今如九鼎大
呂愈久愈珍世未嘗以其非郊岳之寒落而少之也
然則詩固隱者事也亦非必其自隱而後其詩顯也米氏高
風逸韻必有出於際遇之外者矣隨隱於米氏則元
暉之比也黃山谷嘗得元暉即何之元暉竟以為字
竟以字行隨隱詩集改號次暉如何媿余非山谷耳

晦庵與江玉汝往復帖序

閑居言學在官言政自吾夫子與門弟子答問已然
矣乾淳之盛晦庵先生與南軒東萊聿問徃復固亦
無不然凡門人事先生於武夷山中者片言隻字一
皆講學而不及政所居之勢然也自是裒集類聚積
而汗牛充棟至今流布於天下者無非言理之書不
善學者遂或流而為空言矣不知古之正心誠意者
正將推之治國十天下言語文字云乎哉玉汝江公

宰永興時先生方守南康郵筒絡繹往往講政必欲
相與救民疾苦而躋之蘇息之域然則江公之所與
往復者在官之書而學之見於用者也其於門人之
與往復者閑居之書講求為可用之學者也南軒東
萊之與往復者居官居閑之書兼有之居則言學出
則言政者也先生以千載之道統為任不以一時之
遇合為意出仕五十年居官纔五考世不患不見其
明理之書忠不見其論政之書耳江公之歿先生誌
之故嘗深嗟痛惜恨公之學不得盡見於用而凡所
用之見於書者世猶未之見也公之孫某咸淳七年
始克類元生與公一往一復之書聚為巨編知前人
之心補學者之缺公之家可謂世有人矣書成明年
因鄱陽胡繼張以其書來屬余紀其篇首偕為三具
所見如此

韓載叔障東集序

余戊辰省闈得今潮陽尉韓君聞佳士而未識也任
牢官江汪又獲與茶監司幹辦公事韓君同官即潮
陽尉之親兄一門之秀如此豈無所自來哉一日君
出示所謂障東集竊真廼翁載叔甫建讀千邑決水勢
於巽流一邑利之具為利者害之幾陷虎口而載震

奮不顧曰吾以利衆也而載叔終其身不遇然自今
觀之韓君兄弟聲名學問如春方達果孰爲之本而
能爾哉乃知用心於利衆者天之所報必豐此非可
以旦夕觀也天下事大於一邑之水者多矣君之兄
弟他日持迺翁之心以爭之所利當益多而障東集
斯有光

文鑑注釋序

文辭不待注釋也所待注釋者人名地理若草木蟲
魚非

所通識者耳世之注文選注杜詩注蘇黃
其片言隻字偶與古合率穿鑿傳會若謂古

日
廿九

十一

尚

人必餽釘然後爲文何哉楚詞舊注或未免此一經
朱文公疏其字義之難通而發其旨意之攸歸至今
讀者如揭日月我朝五星聚奎諸儒輩出文章雄視
千古東萊呂公承詔裒選爲文鑑浩如淵海未有爲
之注釋惠陽史君師公始助爲之一用文公楚詞之
法凡國朝之典故諸賢之出處世道之升降亦無不
瞭然於其間遂輔成我宋一代全書嗚呼其傳之不
朽矣咸淳九年正月

讀詩私記序

詩自衛宏作小序諸儒往往憑之以說詩隨其所發

理趣雖精而詩之所以作則世遠未必知其果然否也王雪山鄭夾祭始冬捨序而言詩朱晦庵因夾祭而酌以人情天理之自然而折衷之所以開示後學者已明且要東萊呂氏讀詩時嘗雜記諸儒之舊說未及成書公已下世學者以其與晦庵之說異而與舊傳之諸說同也或莫適從臨川章君叔平因兩家之異參諸說之詳斷以已見各以私記無一語隨人之後其用工之精勤與謙虛不敢自信之意果何如哉余得而讀之三嘆不忍去手方欲從之而請則已拜子祠之命東歸矣姑志篇篇而歸之尚俟後會云

日抄九十七

十一

詩古

咸淳癸酉閏六月

欽德載閑道集序

佛老之害極矣余戊辰輪對嘗力以告於上退而欲集一書以諭之同志者未能也若溪欽君德載忽寄示余閑道集正余所欲集讀之三太息因附致其區區焉夫人莫大於天地父母之恩乃忍於一切讎絕之而反信邪說之無以爲有豈無人心哉特怵於死生之變耳彼知人之所畏者死也故預爲無常之說以撼搖之謂天地爲幻化謂父母爲冤債謂凡所生無非火宅甚至疾視其身爲仇讎而愚者旣信之

矣彼又知其說之繆於理也又肆爲反常之說以掃除之謂善惡爲無二謂修學爲不可謂即心是佛萬法皆空甚至疾視天下之正理爲障礙而高虛者反復信之於是胥天下皆邪說士大夫徇民觀瞻者無不助其虐而甚其禍雖講明儒學者亦或陰移於其說而不自知如飲狂泉之國矣然原其邪說之得行皆始於人心之畏死不知有生而有死所以生生而不窮此即寒暑陰陽之代謝此即草木榮華之開落何怪之有而欲求免何法可免而爲其所愚世豈有信其說而果不生不死者哉區區之見欲論於同志

日抄九十一

十一

所各

者如此未知果然否若夫爲其徒者本皆吾赤子元其居處衣食無非吾聖人者徒以口舌自異吾聖人正如不沾聖化弄兵潢池耳死生之理明邪說不得行世豈復有從叛者哉咸淳癸酉十二月黃震序

送道士宋茗公歸江西序

道士宋從璟生江西山水窟復東游會稽羅取四明天台之勝盡以彈琴賦詩而歸隱所謂茗公者乎問天下各山大川皆君之居何必茗公哉茗公謂茗舍實從璟所生去臨川城北六十里其山竒以直聳其水清以泚其地幽絕闐寂一不惟官置員者足跡所不到凡竒

花異卉可悅富貴人耳目者一不生之惟茗生焉不待時植此扶輿清淑之所鍾蓋天產也而俗又莫之識往往與凡草俱老於春風曉露間及過時而或取之尚爲絕品苦過而微甘其味悠然以長與世之所修事而品題者多莫使其得如建溪喊春先發攬取造化其遇於世當何如哉從璟爲之惜故穎歸修茗事以成其清耳子聞而異之夫苦者求道之切甘者得道之趣也其味悠然以長者樂道之深也於君修茗事得君修道法君真奇士哉然謹勿破茗之天真如建溪俗子攬取造化萬一香味落富貴人齒牙即與奇花異卉悅富貴人者同一俗况子嘗持節江西官之征茗殊急子切切愛護之不敢行此語又可使趙贊王涯輩得剽聞哉玉川子於此最得趣乘兩腋清風之生尚欲問巔崖蒼生之苦江西吾赤子今皆無恙否他時有便幸報平安咸淳十年正月十二日雲臺散吏黃震序

劉養晦孝經解序

人生而知愛其親是良心莫先於孝也親親而後能仁民仁民而後能愛物是百行莫先於孝也孩提之童即授之以孝經之書是講學莫先於孝也孝無一

日而可忘則孝經亦豈容一日忘然今之世諸子百家訓釋演說者汗牛充棟甚至淫詞曼曲亦然獨孝經自司馬公指解朱文公刊誤之外未有繼焉何哉非新之求而舊之忘歟句讀之習而義理之弗考歟借之爲啓蒙之筌蹄未嘗體之爲躬行之根抵歟嗚呼年至慮易境變心移髫鬢之所呶啞而習讀祖父之所保抱而教誨棄若土梗漫不復省於孝其親之書若此於其親爲何如尚何望其孝悌興行而民用和睦如吾聖人之云耶余友劉君養晦粹德之士也博取諸書之嘗及於孝者萃而爲孝經解寧多而母

手謹書

玉笥山道士徐師澹詩集序

玉笥山道士徐清夫訪余日湖精舍出示余圖一軸曰雪溪詩一編曰和菴雪溪其自號和菴其自吟也披其圖萬山玉削漁樵跡滅吟肩短蓬殆於愁絕一何其清也閱其編粉澤淨除陳言一掃妙語冷然殆

於天造又何其清也然則詩之清即圖之清也詩不
併以雪溪名而又以和菴名清豈有二也耶霜露既
降秋蟄夜鳴造化之清之始也淺碧流澌岸雪深尺
造化之清之極也人心與造化相流通必銷落世慮
冰雪吾心斯可言清之概否則心聲之發必有不能
掩焉者反異於秋蟄之天籟自鳴矣故必有雪溪之
宵襟而後有和菴之聲韻圖之清詩之寄詩之清心
之寫心之清造化之合也後必有合而題之曰雪溪
先生和菴吟則知清夫之清源於老瞀氏所謂天得
一之清矣咸淳十年九月二十一日雪臺散吏黃雲

書贈薛留耕

淳祐丁未戊申歲余客於台州使君時爲客者紛然
惟余與留耕薛君安其系及余西上薛君送余羨溪
余臨別贈之言曰舉世滔滔病一貧君攻醫學獨曾
參十年州館無私謁萬里交情只雅談殿上呼盧終
喝六歲寒論友更無三天公有意君知否歸看青窓
四五男時薛君讀書者四男未有五也牽於字句及
之耳去之二十四年余倅紹興捧檄台州慮因薛君
過余愀然言曰兩子能文者蚤世兩子存者不甚
愜吾之心幸已生第五子未知方來果何如也又

六年余持節鄉部薛君復携其第五子過余而言曰
此子今已讀書肄業鄉校吾父得異人丹竈之術此
子亦能世之矣余笑曰然則前三十年蓼溪之請不
其驗於此乎且進其子而勉之曰而父號留耕而子
其勉之耕而獲當在子德祐元年六月二十五日蘇
溪黃震書午鄞之月湖之涵虛館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九十二

題跋

陳少陽諫葉跋諫葉刊鎮江舟學

伯夷叩馬東課雖不偶而首陽高風千古大閑范孟博慨然澄清猶易事惟其教如飴別家人恬若平時最不可強今觀少陽藁及其臨死帖當與伯夷同功與孟博同傳

晦庵書上方字跋

甘露山主僧道堅新其居得晦庵所書上方扁云此晦庵鄉僧義雲云住山時所得余按圖經稱今山麓之

日抄卷十一

宗文

寺為下方東坡過廣陵嘗有詩別上方擇老僧仲殊詠此寺亦稱雲幡擁上方則寺固有上方之名舊矣然吾晦翁書昂僧私之乎劉斯立題甘露上方有滄江萬景對朱欄之句今所見惟寺之多景樓為然此扁若以扁此樓豈不奇僧曰不然物以罕得為奇吾僧室而有晦翁書此為奇余曰然爾僧人而知敬晦翁書尤奇其千萬年來為大寶鎮

書劉拙逸詩後漫塘始

一大極之妙流行發見於萬物而人得其至精以為心其機一觸森然胥會發於聲音自然而然其名曰

詩後世之爲詩者雖不必皆然亦未有不涵泳古今
沉潛義理以養其所自出近有所謂江湖詩者曲心
苦思旣與造化迥隔朝推暮吟又未有以漑其本根
而詩於是始卑劉直孺家傳義理之學略出緒餘兩
捧鄉書而況於所謂詩者乎然寂寥簡短不過數言
蓋不求爲詩而不能不爲詩此其所以爲詩也爲江
湖詩者可以觀矣

張太尉家傳跋

孫君子文示余以其妻家張太尉傳曰太尉手所刃
仇盜亦孫姓也今孫與張婚願一言以解其疑余謂

日抄九二

二

連房

唐樞密威敏公賢子孫誰敢謂君水中解耶張太尉名藏英

國初人

書桂芝堂記後

古括俞君先世皆奮科級近忽其佳城三歲產三桂
君亦三得男森森二秀適與桂符祥有開而必先運
無往而不復亦奇矣然人不天不因天人不成滌漑
而培植之使異日馨香滿天下以無負造物所鍾意
君尚勉之哉君之子亦尚皆勉之哉

丹陽志媿跋

葯房史君以西州奇男子腹載五車書來從事淮東

餉幕無敢煩之以吏事君不以自喜反作丹心志媿
之說三意若曰無事而食媿吾親媿吾長媿吾友矣
余曰不然總餉非南渡後得已之事也况事久日
覈雖有林者不得騁學道愛人之士或攢眉提筆於
其間子獨退食委蛇得以專意古學不累初心矣幸
其可以慰吾親不撫細故矣幸其可以稱吾長不負
宿昔期待矣幸其可以答吾友幸之多若此槩之以
媿可乎否昔孔門高第有告夫子以出仕三失者子
然反其說爲三得夫子韙之余亦請以子之三媿爲
三幸云

跋黃總幹家傳褒忠錄

余去歲官京口初識宗人淮東總幹兄有大每見其
議論英發意氣慨然頗不類內地習軟人物輒自喜
吾宗有人亦竊意其必有自求者而未悉也中吳再
會蒙袖示家傳一編及其先大夫死節諸公所以贊
頌其褒贈者大軸俾余亦題其後余乃作而歎曰此
非其所自來者耶然自江黃入楚而黃以國爲姓子
孫至今滿東南譜牒烏能詳若以其初皆一人之身
也而篤恩意則有未待譜牒而親顧大丈夫生天地
間立身揚名增光前文人如兄先大夫以郢州一推

官當守將奔城後獨守 以巷戰以死至今名耀青史
氣干斗牛其為黃氏之 亦何如哉事雖不必盡如鄧
人雖不必盡遇變而義 理隨事萬折皆在所當隨所
處而得其正而今而往 凡遇一事以上知有國而不
知有身此即先大夫鄂 州東門巷戰之心也豈必死
而後見其節或臨利害 未毫髮許已私竊為身謀此
即先大夫罪人也雖生 猶死且節於何有哉吾徒為
人子孫尚皆勉之歲晚 相逢重閱此編當萬萬無媿
色

書鄭稻田冊後

日抄九十一卷

四

周士可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心博施濟衆特其一事庚子歲
中吳大侵郡太守節齋趙公賑救之里人鄭君希舜
為之左右此又窮而未遇仁心僅僅發見於此者吾
知鄭君必慊然自謂未足而士大夫贊頌乃至大冊
重重果出鄭君之心否耶雖然亦足以勸來者

跋汪文鄉畫梅

樂府墨戲皆技耳往往一筆一語及於梅輒使人之
意也消然梅亦豈易 知彼各以技自慊故或借梅以
為清描摸諒思未必得 髣髴吾見梅之有功於技未
見技之有功於梅也汪 文鄉吾黨士之騷者也嗜梅

特甚品別異態手自圖之復手自爲之詞使人披展
注視一唱三歎灑然仰化猶將身與梅一況文卿習
中之自得者乎因嘗語聖之一元磅礴不鬱不發窮崖
涇寒踈英摘索此太極流行之端而乾元之仁之初
軒豁也其為茂叔之窈心前草也大矣亦可以墨蹟言
語求否耶文卿大笑謂此正吾不可形容之妙

跋李莊簡帖

建炎四年五月賊方垂虜難為寇莊簡李公誓以死
守宣城壯矣然國之大事豈繫一宣城哉方是時其
行在所相席久唐御史不薦人望而請決以渺茫之

日抄力一

五

中

夢卜公聞之慨然城圍甫解亟走書屬傅子駿力爭
則事已無及向使公不在宣而在朝李伯紀當執六
柄中原去青繯矣事雖一失偏安至今非公千古遺
恨夫吁

跋洪提幹母夫人墓誌

天下當為之事不極不容止凡安於小成而中止者
皆志卑氣弱之人也古今自號大丈夫而愧此者多
矣孰謂婦人而能之乎嚴陵洪君國梁之母姚夫人
篤志教子夫喪服除髮不冠曰兒官母乃冠國梁以
是益感厲力學俄魁鄉書親望謹曰兒且官矣母宜

冠夫人毅不從國梁再薦又薦凡四捧鄉書親里每
輒謹以請皆不從已而國梁之子又以妙齡入太學
請者曰不特兒且官孫亦且官合二為一殆勝已官
者母祖母奈何不冠夫人謂非初誓猶不從歲已未
國梁果擢上第以歸夫人乃不待請而雍容舒徐冠
以受藍袖之拜若夫人非所謂不極不止者乎三釜
之養方榮風木之悲已及國梁為余言未嘗不涕泣
也余謂國梁必欲報而母豈在涕泣間亦如而母不
極不止之志而已今而後事君必極其忠治民必極
其仁隨其所至惟力是視而死生禍福不問焉國梁
以此為今日居官之志即前日太夫人待此以冠之
志國梁果能此則夫人為不死何乃同常母悲之而
徒涕泣為國梁收淚謝命記之夫人墓銘後

鄭資政遺事跋

士大夫同事而不同心始合者終必離惟其離然後
賢者之心事白如明道於介甫新法類多矣而余尤
於鄭公資政使蜀事有感焉方紹興間秦檜主和議
公在蜀與北使於陵楚六模爭奏鳳得之蜀賴以有襟
喉世莫不以此為公之功而不知此正非公之心也
蓋公當和議已成猶必拳拳於爭地界者為中國計

為恢復計如檜直為賊虜計耳心之不同如此故檜
卒敗公封州以死非所謂始合者終必離而賢者之
心始白耶嗚呼禍福非公之所計也天若祚宋公
得大柄決不止以得蜀為功此則公遺恨爾

跋金壇李提幹先世誥

西岡李君大唐神明胄也示余廣川王以下五世誥
寶藏之家筆澤如新因得考古今之異制有二誥字
皆士人楷法而今世則吏筆行書執政史部官皆大
字書名而今世則小書下更加押字於此知前輩請
以士易吏及謂押字即古人之書名不必重複者何

日少九二一

一七

陳道曾

證矣若夫子孫六百年能出其傳而躡世科登顯仕
彬彬然方將與宋無極則武德正觀濟世之功甚
深是又盛德必百世祀之證也嗚呼盛哉

跋雷侍郎廣州上巳泛海詩

人心與造化相流通於春為甚浴沂詠歸嘗露端倪
矣惜未及施之用爾晉人尚虛無齊死生已與造化
之機隔蘭亭之會又於死生者戚戚焉不知仰觀俯
察所得謂何而乃若是唐曲江最重上巳至天子以
其節燕公卿於祭酒之堂視永和若倍楚者然鴻筆
書亦不過以一書生之琴為言流俗誰起而治道

得與造化參耶。一由公去歲持節廣南上巳日嘗
領客泛海飲酒賦詩相與激昂功名之會今年春適
來京為祭酒侍鸞輿辟雍講中庸首章大聲渾渾
振起六合昔人所謂浴沂詠歸用之則有虞廷氣象
倘遂見於此乎果然則此詩其符兆當亦為千載重
矣

書擇軒集後

天台李實父以擇名軒余同年進士閩風舒君舉中
庸言擇者三章發明其說以為之記始欲其知所擇
以自貴於物終欲知其所擇以自異於衆人且再三

四日抄九十一

八

陳平

嘆息乎可不畏哉之語所以警切實父之自擇者至
矣余復何言然嘗念之古者風俗淳厚能行者未必
能言徃徃或暗合於道而不自知近世道學大明性
與天道之妙敏如子貢所親矣夫子而不得聞者今
童子亦類能誦習其辭而不差然議論日一躬行日
慊夫乃徒知擇之云爾而已乎故中庸之言擇善必
言固執言擇乎中庸必以不能期月守為戒言擇乎
中庸得一善必以拳拳服膺而弗失為勸蓋擇之者
致察於人心道心危微之間書所稱惟精者也既擇
矣執之守之而弗失使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聽命

書所謂惟一者也精矣一矣始於能擇終於無可擇傳不云乎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書所謂執中者也學問之道達乎上一也要在實用吾心而已夫苟致知之說雖精而力行之心不實則所擇者終非我有吾思終身言擇終身不知所決擇也此豈不真可畏也哉實父朝夕此軒而有咏乎其辭吾知其必有不

張史院詩跋

詩本情情本性性本天後之為詩者始鑿之以人焉

一 日 廿 七 日

一 九

陳 鳳 鳴

然陶淵明無志於出其寄於詩也悠然而澹杜子美負志不偶於世其發於詩也慨焉以感雖未知其所學視古人果何如而詩皆出於情性之正未可例謂刪後無詩也東嘉張君魁然開爽士也生逢盛出方將決科發身而高情逸韻時亦寫之於詩豈以鬢欲蒼而身猶未遇乎余謂遇之遲速命也吾亦求為可遇者而已全體大用本之吾心之天達之天下而準者聖賢講明炳炳方冊尚請君求之詩外

題長洲縣學記後

長洲大邑也以附城素無學官西州豪士宋君始撤

廢佛寺為之壯矣昔靜江邠雷皆撤廢寺為學宗安
縣學亦括五廢寺之田以廩士朱張二先生嘗喜而
特書之方今聖世崇儒士大夫以儒發身吾知上作
下應用夏變夷斷斷自吾宋君始豈但一長洲廬其
居而鄒魯之耶一日宋君秩滿來京挾所得縣學記
禮堂記見示二記皆能於吾道有發明益為宋君喜
然縣學記以心為說愚按孔子未嘗單出而言心惟
於行已應物實事上見之孟子當人心放僻之時始
單出而言求放心不幸爾後異端亦指心為說世之
能別是非者殆少禮堂記以明道三代威儀盡在僧
飯為說愚按僧皆鰥寡孤獨無養之人聚於一區嗷
嗷待哺勢不得不歛縮片時以救飢且因以欺俗眼
徐察其情未必如吾儒盤盂衽席之安且無偽程子
殆一時有激之言否則門人記述之過不然程子不
應譽庸如此區區此心尚期同志有得於二記之外
困書其末以誌宋君而還之

題琴溪記詩

天地間扶輿清淑之氣往往鍾為山川之秀猶有勃
鬱而不能盡者又往往鍾之於物雖蟲魚之微亦精
美殊絕有他地所不能產者此即其證驗人見其非

他地之所能產也則從而神其說如江之有膾餘魚
越之有秦皇酒甕魚皆謂飲食殘餘之所變而非造
化氣類之所成要之亦豈有是理哉宣之琴高臺下
有魚小而極珍世傳以為琴高昇僊時所弃藥滓故
其魚以琴高名或以藥滓名比其事之有無不必問
而其山川之清淑天地之鍾秀豈不因是可想萬分
一余每思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蕭然物外之思塵
鞭屣之未能也一日有寄以玉塘程君琴溪記談
之集者知君方斬蒿洗石拙刻唐宋以來諸賢懸崖
之刻挿柳移竹日倘伴其間習中浩然之存有非可
以涯涘者余於是知山川之清淑天地之鍾秀非物
之所能盡又一大聚之人英矣異日琴溪之名天下
豈止如今日記詠之所見而已哉撫卷歆動敬書其

跋天台劉養源家藏工駿圖

二駿離立潤澤閑雅雖有追風逐電之才若無有然
夫子所謂稱其德者非耶雖然必其不辱於奴隸人
之手者也

跋赤壁後賦圖

東坡再游赤壁霜露既降時也盈虛消息之妙至此
嶄然畢露坡之逆順兩忘浩然與造物者游盖契之

矣觀此圖者益於其水落木脫

為李純父題表蒙齋遺訓

蒙齋先生正人也其言多有足服膺者純父勉焉足矣謹勿更求他人保明恐世俗好諛適以怠純父之心非蒙齋所望也

跋三山林貢元立武伏闕書

三山林貢士示余開慶及伏闕書時所謂存亡危急之秋也其言之哀痛切至猶人情然也若其幾旬之民瘼事機江淮之兵防要害歷歷如指諸掌非其平日志有當世深慮方討亦安能一口發言動中肯綮如此往事雖幸再安而良藥不容少廢於病瘳之餘也

日抄分類卷之二十一

十二

陳魚

跋景行錄

琴溪程氏之族之盛之父甲其鄉見於諸公貴人銘誌者甚悉獨其先廣平府君奮自中微植深培厚及未有為發其潛德之光者聞孫玉塘君一日得其遺事於故篋并哀君從之銘誌遠以寄示余聞本之壯者技業茂觀其鬱乎相扶者如此廣平雖未銘愚謂此即其銘矣

跋李參政三峰樓詩

一川花柳擁雕欄濃綠浮空四面山便欲
移家來此住不將名姓落人間

右莊簡李公答桐川三峰樓詩至今傳四方為美談
如見桐川圖畫而邦之人亦以之矜喜自負如獲九
鼎大呂哆然獨視為邦社之珍是豈徒文墨之妙而
能爾哉公早以雄才直節受知我 光堯皇帝嘗參
大政銳圖恢復雖厄於奸檣志不獲伸而公之名益
以是彰明顯大於天下凜凜生氣常若其在斗牛間
此其為世欽慕雖杖屨所經羈愁所寓一草一木猶
將預有華美况公之來此邦實自宣城殄劇寇威方

一川步

十三

陳

珣戈凱回只尺 行京山川效靈日月增輝於斯時
也淋浪妙墨約采流輝固國家休運之際而三軍喜
氣之發也雖被之弦歌登之金匱侈為我 朝盛事
疇不謂宜而又豈惟增重此邦哉然考是時實當紹
興之二年公方克清內寇諸將亦方克清金虜

鑿輿連年之巡幸遂方駐蹕臨安功名之會如春斯
達而此詩已有不將名姓落人間之語公豈忘世之
遽者方公在宣 朝廷適嘗擇相御史不以人望薦
李伯紀而請求之渺茫之夢下公亟自宣貽書傳子
駿使之力爭不勝而恢復之期遂至今日味公此語豈

其有感於幾微而發耶震以咸溥已巳冬攜客登樓
和與誦公之詩三嘆遺跡之莫覩俄有報塵壤間朽
木者視之公親筆詩板也字之可辨尚十七八默計
甲子已百三十有八年不有神物呵護幾何其不至
供斧新乃亟換而重刻之與舊板對揭樓上既又念
舊板得再出已幸重刻板又烏保其久不壞耶先賢
之嘗仕桐川者自范文正公而不新列而祠之郡西
震方爲立石記其事因亦併模詩入石對立祠記之
實階蓋公先賢之嘗客此邦者也與仕此邦者對賓
主亦宜

跋宗忠簡行實

嗚呼余讀公行實不能不爲天地之綱常哭之慟也
方金虜圍京城未下而以和給我也四方勤王之師
坐視不得進公獨曰旣曰通和請亟退師設有詭謀
吾兵已在城下遂發兵大名至東平至濟州至衛商
直入賊區據韋城而徙南華轉戰無前矣斯時也使
趙野范訥協其謀則二聖可以不北狩而野范訥
也不其然方金虜擁吾二聖而比天下尚皆我有
也四方之勤王而不得效者紛紛無所向公旣尹京
尋兼留守如王善趙再隆丁進孔彥舟馬臬趙海揚

進王六節之流以兵附者百八十萬契丹九州日附
中國且議遣辨士西使夏東使高麗以滅金已二十
五表疏請回鑾京師矣斯時也使黃潛善汪伯彥不
從中沮其謀則中原因金甌無缺之天下而潛善也
伯彥也又不其然攷論至此則 二聖本不至北狩
而終不免北狩者公之謀不遂也中原本未嘗淪沒
而終不免淪沒者公之請不行也嗚呼惜哉自時厥
後雖有英雄百戰皆不過救敗扶傷况偏安日久乎
故我 宋中興與否特係公用舍問他尚何言雖然
非公守磁我 高宗已先入虜庭雖江南誰與保公
雖身不及用尚能爲我 宋得一岳飛
孔明圖漢鼎於既失志簡保天下於尚存故公呼
吸變化之功殆過孔明百倍然孔明晚遇族屬踈
遠之昭烈尚能堂堂出陣公遇我 光堯視一時
將相最早反一語之不見酬天耶人耶洪邁吳柔
勝序公行事乃皆以祖士稚爲比嗚呼彼亦見其
不得志而死其迹偶同耳

跋孝義劉氏譜叙

劉氏聚族踰十世我 神宗皇帝旌表之郡太守靖
獻趙公記述之方是時特上之人借劉氏以表厲斯

世劉氏固不預知也劉氏子孫善風本無恙而乃時
出其編以示諸人此固將以發揚前又人之美然亦
豈以時異事殊 聖朝之所旌表而郡縣之所促進
歟先賢之所記述而俗吏之所忽視歟儻其然豈不
重可為世道惜因借書老愚幾上之大一知

跋李氏記先夫人

徐氏藏書訓語

李慶元人
居蘇州

孫夫人捐奩具置一監盡自元祐至今踰二百年寶
藏猶新豈惟夫人之賢乎孫之賢具為何如蓋有夫人
之賢則宜其子孫之多賢也然賢婦人起家豈特置
書使子孫讀凡其積德措心為子孫憑藉必有稱是
者此書固當寶之不忘此意尤當寶之勿失

日批九十一

十一

千象

歇後鄭五

歇後者以工法見稱之名也鄭五者中原
風俗止稱姓不于官稱也且歇後鄭五
者其自稱之詞非他人輕訕語也其人歷
官多治行見於詩語者多變世唐因欲相
之繁自知時不可為而不嘗為賢於人
多矣江南風俗以斥大姓第為輕薄語習
聞其名望而訕之甚至舉以此類訕笑而
不考其實豈不誤哉姑為之辯

歌後鄭五作宰相搔頭不敢當自知蓋審也使人人如鄭五則居其官者皆其人豈有欺君誤國復忍貪權固寵之患愚故三嘆三詠於五而贊之曰自知其必能相而相者古今一伊尹也自知其必不能相而不相者古今一鄭五也人皆曰必不能相已獨曰必能相而汲汲於相者滔滔皆鄭五罪人也嗚呼伊尹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鄭五者斯可矣

跋臨川張清伯求志齋記

孔門稱隱居以求其志非徒曰歸潔其身之謂也大丈夫生天地間當為天下國家用故窮居隱約日夜講求無非求其所以致君澤民者此孔門求志之士也臨川張清伯負邁往不羣之氣歷覽江淮險要結交當世名公貴人此其有志當世為何如晚歲卓荦嚴陵自號求志齋且自述其所以求志者甚悉辭旨慷慨讀者瞻張清伯之志可謂久而益壯者矣然志在我命在天而用不用仕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一唯安其所遇斯可爾夫子曰志於道蓋子言士尚志亦惟仁義焉豈求愚願清伯惟求其在我以聽之

家禮自司馬文正公而下嘗攷訂者五家節白尚或
乎異士固未能盡見諸家之全或盡見之不參校於
平時一旦欲用將必取中平湖方氏始會五家手自編
校隱然寓折衷之意余雖迫行役未暇遍觀不敢輕
易贊一辭然即其用意豈俗學之士可均哉抑禮有
本有文因其度數威儀之間而反其躬行踐履之實
此則余之所拳拳而願學於方君者也古不云乎禮
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五家湯公晦公東萊
慈湖高氏

題盧計議先世東坡竹

金華盧君曾大父從蘇文忠公於黃州得其親題

日抄分類九十一

十八

三子

竹忠簡宗公文為親題其後夫二公遺墨流落人間
富貴家千金博易僅僅一二尚誇奇寶况萃見盈尺
間而文皆為盧君家世作者哉咸淳辛未七月

題盧計議先父孝行傳

世多疑割股事三代未之間似與不敢毀傷相反不
常開元間陳藏器撰本草拾遺言人肉治羸疾故割
股事始見於唐古謂戰陣不勇非孝而以殺身為成
仁方父母危急如其可贖孝子仁人雖九殞不恤也
曾謂割股救父母而可議其非孝乎盧君之尊翁完
腦以救母其事視割股為尤難先朝以宣付史館且

旌表之宜哉

跋漢陽衍慶集

本朝由倫魁至宰輔勲銘器鼎與宋無極者惟呂文穆与李文定二人。翠華南來世臣與俱其治行著聞代不乏人者亦惟此二人之後數年以來女定子孫稍稍寂寥余每慮文獻之無所考一日遇其雲孫提幹相於山陰江之上山示鉅編自文定以來片言隻字凡散見諸書莫不哀類所以篤念已往垂詔方來者未嘗不二致其意碩果不食喬木尚存他日有文獻故家熠熠復起自東南者豈惟東萊先生一呂氏而已哉因喜而書其後

題白鹿晏洞賓濟美錄

臨川先哲最多名世然求其實行久而不磨者惟元獻公咸淳六年夏余假守此來方將拜公遺像以致高山景行之思一日其間孫出所謂濟美錄取而伏讀之乃公之後尚書公紹興奏景及尚書之後大學士嘉定伏闕書力爭和議不可信凜凜生氣與公康定議兵前後一脈信矣實行之不可磨者其傳愈久而不可量不然清苦總俗自詭元舜其君嘗鼓一世而從之者當時聲聞視公非不尤熠熠也今其後爲

何如松栢根深千歲扶踈榮華飄風過眼而止余於是乎有感尚祈公之後益致勉於公之實者云

跋晏司法族人舊學二字

我仁宗皇帝取商高宗舊學二字親洒宸翰以賜先正丞相元獻晏公公之六世孫夢聖復立屋祠堂之側求尚書矩山徐公大書其扁以揭之而需震為之跋顧晚末何能頌萬分然嘗妄謂高宗於甘盤學焉未竟即服勞于外其後高宗赫然中興者傳說之功居多孰若仁宗之於元獻學焉而復相之四十二年之治光明俊偉卓絕古今是又合甘盤傳說

日批九一

四二十一

中家

為一人而反過之耶舊學之扁特不過遠借三代遺芳爾殆未足以盡我朝盛事若夫追蹤前人使舊者常益新則尚惟後之人

題李縣尉

所作

石門尉李君其先蓋世登晦庵先生之門以儒科顯固名家子也一日袖詩一編屬余為之辭詩非余所習其何敢僭然晦庵亦少攻於詩顧晦庵之所以為晦庵者不在詩耳姑舍是而言其要者可乎孔子之道中行而已漢唐溺於訓詁於斯為下故伊洛始以性理之說拯其溺時不幸異端談空謂見性成佛即心

是道與性理之說大相反而適相亂於是學於伊洛者往往反陰為其所移而不自知天生晦庵又出而救其過高之偏極辨力詆使學者用工平實以合乎孔子之中行余自幼至老所學者此而已雖生慈湖先生之里而慈湖以覺為超悟與孟子言先覺覺後覺至於開曉後進之覺不同以道心為道即在心與帝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理欲對言之道心不同故惟敬其人而未嘗究其學今李君來書謂余道本慈湖未知君所得家庭之學本於晦庵者果何如而援取又此豈以慈湖之學出象山余居慈湖之里而君居象山之里姑為是附豫者乎義理之公不得以鄉曲而私精微之辯不得以依違而混君誠反而求之則詩有不待言者矣

跋新豐饒省元仍義貧倉

朱文公社倉之法善矣然天下無久而不弊之法變而通之則存乎人昔 孝宗皇帝頒其法於天下已戒官府無得與今行之以官者果或倚之以虐民文公記社倉已預防其流弊今行之以私者果或借之以豐已是豈立社倉之本皆然哉臨川新豐之饒氏獨變通其法名曰義貧以一家之力自為之而無關

時之罔數非士君子之所暇計余行天下足見以世之
世書求跋語者往往軸大如牛腰所求必盡當世之
貴人張君此書平生不以示人而獨以示余蓋他人
文墨之事侈大之心也張君忠孝之事哀痛之心也
余故大息而爲之書且以誌無力援手之媿爾雖然
皇天佑宋忠孝之門其有不與也哉

跋耘溪慙藁

文所以建理理者文之本法度則其被條詞藻則其
華實無非自然而然初無定形要歸於陽和暢達自
近世以刻楮爲工而知意味者絕少去歲越上始見
同官東嘉宋飲水及來臨川又始識耘溪危君皆前
輩之所謂文而無刻楮之弊者也君驪塘諸孫嘗受
業吳荆溪之門固宜出於流俗也

書李侍郎墓誌後

士大夫揚名後世本非有所待而傳苟有待而得所
附矣則入無俟乎他人之誦述張法曹唐小官以昌
黎銘垂後世得所附也世豈復有助昌黎爲之語故
吏部侍郎李公我 孝廟朝名法從其傳也豈有待
況得南軒先生誌其墓而又得晦庵先生爲之書其爲
昌黎之銘也不其多乎其曾孫新賀州司戶乃出刻

宜任其舍之也何其與孟子之本旨異乎將別有所指者乎或自得之得果非它人之所能曉者乎貴益必有得於宏齋之面授者敢論

書曹氏作鳴鶴錢氏還珠頌後

蚕方浴而桑生兒方產而乳生果孰使之然者天之生斯物必有以養此物理固然爾然世之利爾忘義者徃徃為子孫計不知或父祖富而子孫貧或父祖貧而子孫富分量各殊雖父不能以子其子聞有以貪而禍其後者矣未聞貪而能使其後人世守者也奈何不為義是思而甘心為錢氏罪人者滔滔耶

日抄分類九十一

卷二十一

一

書鳴鶴方孝子贊後

方孝子刲股救母小山曹君有贊大學章君亦屬和有集何物庸妄犬尾其續率反其說主孝經不敢毀傷一語為孝子疵吁不敢毀傷聖人為不孝其親者戒豈為孝其親者戒耶古之孝其親者期全以歸之不敢一毫不謹以自陷於刑辟甚至登高臨危有戒曾子啓手足不無毀傷是也若孝子刲心股救母其類陷刑辟不可啓手足者否耶其心果出於孝抑一朝之忿而忘其孝耶父母死生之判僅毫髮隔如其可贖百身不惜此時此意孝子雖九殞甘之況割父

母遺體之萬分一可以再活父母全身倉荒一念它
不暇恤人謂其孝不知人謂其不孝亦不知而小人
平居無戚輒簸弄輕薄口些言其不孝果誰爲不孝耶
且使聖人復生爲天下萬世立中訓謂君子之過過
於厚爲孝可念可也直謂其非孝聖人忍乎否耶割
股救母爲非孝則成湯之剪爪禱雨爲不仁太宗之
剪鬚和藥爲不義曹文叔妻夏侯之割耳王疑妻李
氏之斷臂非貞烈而凡捐軀報君者非忠耶古稱戰
陣不勇非孝謂死得其所爲孝也死之視毀傷孰輕
重耶割股救可活之母爲非孝溺身尋不可再活之

父不孝當愈甚而曹娥獨以孝稱萬世何耶世俗濟
矣美事勸之未必效不肖者戒之未必懲割股救母
曠世一二見彼豈慮效之者衆而些足以戒之耶削
髮者幾人文身者幾人繫囚圜鞭皮膚甚至身首異
處而亡者幾人行身陷不義以爲父母辱其爲毀傷
滋大也彼皆不之嘗而獨割股者些是耶豈孝經隱
奧世莫之聞而彼獨聞之出以告未知者耶殺身成
仁與全身者同歸道並行而不相悖粗有識者知之
不意有物庸妄若此其甚敢以毀傷疵孝子也且割
股非毀傷也余少時東鄰張五爲樂工母病割心肝

食之即愈先君子問狀備言橫束剃刀於梯深夜焚香禱佛袒背觸之肝即出無痛一二日瘡即合無瘢痕若然果毀傷以爲親憂耶毀傷得其所猶不當毀傷言况實不毀傷耶彼忍於此言孝子以敗天下爲善之心者真無人心也真不孝之尤者也不毀傷其髮膚而毀傷其義理直不毀傷者也作孝子毀傷辨問元藏器撰本草拾遺云人肉心羸疾自此問問相效判服出乃疑古聖人無之蓋弗考也

撲齋

史景暉以撲名齋世率嘉其以富貴而能儒素撲必儒素而後能者歟士君子修身見於世道合則從否

日利九十一

廿五

庚辰

則去如司馬公輩雖位至宰相何撲如之不然搢唇青筆萌心鑽刺錐家蓬蓽而身韋布太撲之散久矣景皇王之孫公之子 朝廷待以異等昇陞擢差遣不就而就幕府從事此真可與言撲者蓋指其本而告之曰沂世文弊闕倒雖講學亦日競於虛文子弟幸少年能文章善筆札皆漓其撲之具也其必一切反是惟孜孜躬行循是以復公侯之舊亦惟以行道救世爲心不容一毫安排計較心庶幾撲之全者哉

寧國程新恩易圖

易出於河圖故學易者往往爲之圖然於易未必皆

有補邵子畫先天圖自震至乾陽長而三自巽至坤陰長而三圓其外以象天之動乾始於西北坤極於東南方其內以象地之靜子以推測伏羲畫卦之本體與說卦八卦相錯之說合其學始見尊信於天下然亦未有能整圓轉方稜角為圖以應甲子節氣變而合文王後天之用者宣城程君自古庠擢第將歸別余十官宅留示其兄玉塘君爻象承乘之圖以乾位乎正南以坤位乎正北而包六子其內自坤而東轉一陽為復二陽為臨至三陽為泰則位正東大壯之四陽夫之五陽又自東而南極於乾焉而西轉一

日抄九十一

十六

庚子得

陰為姤二陰為遯至三陰為否則位正西觀之四陰剝之五陰又自西而北極於坤焉坤再為復生生無窮伏羲先天之體遂有合於文王後天之用易道隱顯雖非余晚學之所能知然使玉塘君非真有精深之力超特之見亦安能變通先天之妙如此哉抑聞邵子以圖數言易雖二程與之同時亦未嘗過而問繼此兼明其說者惟一朱子朱子嘗未先天圖八卦為一節不論月氣先後今玉塘君變先天而順月氣其分其合果何居耶異日朱子又謂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為圖之左屬陽以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

陰爲圖之右屬陰夫旣以三而分屬左右自三而各
重之卽爲十有二矣又謂先天圖一日有一日道理
一月有一月道理且以自坤而震象月之初生乾以
象月之望坤以象月之晦天自日而月可配之弦望
晦朔則自月而年亦可配之十二月氣矣玉塘君得
無以朱子之學善學邵子不泥其論月氣之說則亦
不泥其方圓之圖耶先聖作易以前民用邵子先天
本之華山陳氏亦以氣數占來使民知吉凶避就之
所在玉塘君之圖之辭曰以之經世尚奚難哉其用
心探討思濟斯世爲如何然邵子本以經言常以世
言變常變相生推演以至元會而世者三十年一小
變云耳玉塘君將移其說以治世豈無自得之妙乎
面質未能姑遠貽其說以諗之

跋壺溪程君書簾葉後

余與壺溪程君舊相與聯事於浙西之臬司知其爲
義理之學踐履之士也閱數年辱其寄似巨編來撫
州乃文從字順辭達理明有平生從事於翰墨者所
不及然則士能先立其大者亦何施而不可哉咸淳
辛未十月

臨川李君達齋說

臨川李君 以達名齋而求說於余余謂達之義
有二有達官之達有達人之達吾徒亦求為達人而
已達人之義亦有二有遺落世事放詩酒而齋死生
以為達有致知力行脫凡近而遊高明以為達吾徒
亦求為致知力行脫凡近遊高明而已然學如顏子
猶未達一間達豈易言哉余故盡列其所聞使李君
擇焉而勉之者夫在家必達在邦必達則惟修其在
我而無求於人鼓鍾于宮聲聞于外有不期而達者
亦有求達之心所謂是聞也非達也尤不容不謹其辨

跋俞奉使北轅錄 庭精

日抄九十一

廿一

英保

奉使俞公身入京洛歷覽山川訪問故老歸而錄之
慷慨英發意在言外而中原之故老皆我宋之遺黎
一一能為奉使公吐情實亦足見忠義人心之所同
覽之不覺流涕或者因以忠信行變貊褒之是置中
原於度外弃赤子為龍地也嗚呼豈奉使公作錄本
心哉

跋葉芙叔藟談

余至撫之明年有厖眉白髮之儒授書一卷以示則
乃翁葉君英叔之作丞相周益公所嘗訂正而嘉歎
者也因敬取而讀之其文往往溫平而暢達其論經

旨多發明其論中事皆的確其大要一本於義理而無毫髮揣摩之私推是也以徃足斷天下事矣然君終於不遇今君之子又不遇而且老矣聞君先世多顯宦而子孫獨抱遺經非學校無以為養前之所積如此今之所守如此終當有推此以斷天下事者在益免之而已

跋姜山黃借庵集

吾宗借庵先生文章光明發越無一不本於理如駟蚊一篇雖似出戲作而聲其不仁之罪凡四且謂虎猶可德感鱈猶可文駟蚊最不靈乃為血肉一飽不

日抄九一

廿九

六

滅其身不止其借以垂世戒亦辭嚴義正矣使先生得志當世其好賢惡不肖豈不明白大丈夫也哉然慈湖楊先生鄉之儒先領袖也嘗作夜蚊詩以蚊之傍耳皆雅奏其觸面皆深機諄諄誨人而頑錮莫曉又若謂為蚊為最靈然豈別有見歟咸淳八年九月

侯子立壽康說

宜黃侯子立去歲求余書言康字今年省母又求余為壽康之說余觀壽而康本魯人頌僖公語而僖公有壽母焉子立之意不在茲乎然必有為之本者夫子曰仁者壽又曰仁者靜靜亦安康之意也仁者天

地所以溫然而生物人得之以生而主於心此人之所以爲人故曰仁者人也斯立於斯而致力焉則可以壽而康而所以俾其母之壽而康者於斯在矣若夫昌黎詠李愿之壽而康是特肥遯者之事不足爲子立道

跋江玉汝文集

理學大明於本朝文字之不振於理者固非所問主於明理而發者亦豈今世之所少特慮文之盛實乏衰爾玉汝先生江公邦直遠究濂洛之學而近師晦庵先生嘗爲進賢令極力賑荒寬租下戶及宰永興以去就爭寃獄其在廣西又爭不當增綱馬廐置雖有朝旨不暇恤此濂溪提點廣西刑獄之心此程明道出宰上元之心此朱文公守南康持節浙東之心而大學之正心本之格物致知而達之治國平天下者也其實知此其發越爲交所謂仁義之言論如豈不休哉余故竊誌其編末使學者無徒求其文云

跋雷道士詩

臨川道士雷齊賢示余詩一編筆力老蒼渾然成章軒輊彌明苦澁語避三舍矣蓋彌明道士也齊賢非道士也儒生之窮有所託而逃焉者也觀已酉科奉

後詩今人三嘆雖然安知無築館雞籠山起君講授
如君家故事者耶

跋樂全先生歸鴈詩

樂全先生歸鴈詩辭語老蒼筆畫精健前輩泰山巖
巖彈壓浮薄氣象猶可想見

跋張北海主澤

建炎戊申正月十八日知濰州北海縣張侯巷戰死
虜難逢室藏焉獨其子將仕君先是以宣和癸卯歲
生外家趙氏外家携之逃入蜀不與難亦不相聞知
自是展轉訪求者三十有二年始聞其事於族之南

落臨川者將仕驚慟追服痛無所寄復又得族之南
落金壇者授之以侯舊所予太夫人書及侯之父朝
奉公所予完忠簡書見之如見祖父蓋凡世之阡隴
松楸家廟遺像凡可追孝前人者將仕望絕天涯一
不可復得惟此二書之存故將仕傳之子子傳之孫
距今一百四十五年實此書以寄此痛者歷三世一
念如新侯之忠何如哉侯之子孫之孝又何如哉夫
何將仕雖該恤與貧終其身不得仕今其孫三領鄉
薦書阨於命又未得仕天之報施善人固如是耶嗚
呼忠孝者萬世之綱常實國家之所與立窮達者一

於官以一分八厘之息裁酌之而收僅五 蓋它人
慕其名故其傳愈久而愈弊饒君祖其實故其法愈
約而愈精利害之相反特在名與實之間嗚呼明乎
饒氏義貸之說者可以善學子文公矣

此所跋

操若在舍則無本無形何可拘執無時節
莫知鄉本無所何可測識姑指曰此此即
所也不必拘執不必測識養之自長長而
不設勿忘勿助至於純熟無此無非此無
所無非所予欲無言天何言哉景定甲子

日報九二二

二十二

中庚

嘉平 校書

右包宏齋文

江貴益袖示宏齋包公所書此所二字及為此所之
說數十言屬余發明之余驟見莫之曉也辭不獲再
三為之玩味亦再王見其字畫則真率議論則高虛
殆自得其得者乎要亦終莫之曉也莫之曉其何以
塞命始亦采宏齋之說而意之宏齋之說曰操若在
舍則無本無形何可拘余竊意其述孟子之言心爾
抑孟子言操則存存非若存而已也言舍則亡亡者
不存則失之耳非本無也操存舍亡子孟子正欲人操
而不舍以求放心若曰何可拘又幾謂心為不可操

本亦余語過 惟一先生真蹟屬他位子孫藏守今
已為有力者所得此則司戶君遺恨有不容不記者
然為人子孫追蹤先烈以益顯其祖亦何儒先真蹟
之待哉

跋臨川王氏繫辭解之佐字國材

易示吉凶所以吉所以凶則有理存焉自晉人以老
易並言遂矯誣聖經以證虛無之學至吾伊川始言
理以究其精微晦庵始言吉凶以復其本義繼此言
易者紛紛匪贅則鑿否則淪於虛無者有以臨川鄒
氏解六十四卦其有王氏繼之解繫辭始明白守正

日抄九十一

廿三

陳厚

不襲用二先生之說而理自然相符其學識之正何
如哉然其書猶未顯於世雖其後人出以見示猶自
謙謙謂不過平說爾余嘗考二氏與陸象山同以明
經薦子鄉名聲實相上下象山以解經為非至今名
聲振天下二氏帖正理于自解經沒世而名不稱
出奇者爭傳守正者無聞天下事每如此既錄其副
因三太息書元本而還之

跋勉齋集

某淳祐丙午春得勉齋文集於山陰施侯德懋衡陽
本也後二十七年來撫州推官李君龍金衡陽人復

以其本見遺則字之磨滅不存者已十二三因思翻
刊於江西倉司而丙午所得本留故山欲借別本證
磨滅不存字闔郡咸無之方以書不復全為息采幾
臨汝書堂江君克明招臨江董君雲章偕來其家收
勉齋文最備謂初得衡陽本十卷次得巖溪趙氏所
刊本二十四卷次得雙峯饒氏錄本書問一卷次得
徽庵程氏錄本書問一卷次得北山河氏錄本蒼問
十卷近又得三山黃氏友進刊本四十卷九衡陽巖
溪雙峯徽庵本皆在焉而又多三之一獨無蒼問某
因館致董君盡求其書屬幹辦常平司公事趙君必
趨相與哀類為勉齋大全集董君云衡陽本竅初刊
有妨時有不盡刊故為竅略巖溪所刊雖略增其板
已燬于火三山所刊分類多未當聞亦頗散失此集
真成大全矣并託其說如此勉齋嘗宰臨川倉司既
祠晦翁并祠勉齋勉齋祠堂記峨峰黃氏所作能發
明晦翁勉齋相傳之正併刻附卷末咸淳九年二月

修撫州六經跋

六經官板舊惟江西撫州興國軍稱善本己未虜騎
偷渡興國板已燬于火獨撫州板尚存咸淳七年某
叨恩假守取而讀之漫滅已甚因用國子監本參對

整之凡換新板再刊者一百一十二計字五萬六千一十八因舊板整刊者九百六十二計字一十一萬五千七百五十二舊本雖善中更修繕任事者不盡心字反因之而多訛今爲正其訛七百六十九字又舊板惟六經三傳今用監本添刊論語孟子孝經以足九經之數任其事者反人將仕郎餘姚高夢璞咸淳九年二月

修撫州儀禮跋

儀禮爲禮經漢儒所集禮記其傳爾自禮記列六經而儀禮世反罕讀遂成天下難見之書撫州舊有刊

書

世

陳曹

板某以咸淳七年來撫板已漫滅不全聞淳祐九年本州初建臨汝書院時嘗模印入書閣取而正之則此時書板已多不可辯蓋此書之不全久矣因徧於寓公尋借得蜀本參對而足之凡重刻者六十五板計字二萬四千三百八十五補刻者百六十九板計字二萬二千五百六十七幸今再爲全書云咸淳九年二月

跋張侍御戒顏魯公祠堂記

侍御張公不附和議終身不復肯仕中興豪傑士也嘗作麻姑山魯公祠堂記言死生有命世不當以魯

公罹兇人之禍爲戒且歷舉兇人之自罹於禍者尤慘于以堅天下萬世忠臣義士抱道不屈之心詞誼精絕讀之神竦其有補世教何如也碑久不存幾至湮沒其四世孫孝友携舊刻示余余因爲再刻之祠中咸淳九年六月

跋尹和靖家傳

本朝之治遠輩唐虞以理學爲之根祇也義理之學獨盛本朝以程先生爲之宗師也中更新經之說世道遂至於不忍言中天以來程門之學惟和靖尹先生歸然獨存而得程門之傳者亦惟和靖爲最正碩

日抄分類九十二

廿九

陳

果不食此陽剛之所以來復歟余仕吳門得拜和靖遺象而訪其後人無之及來臨川得見州學正正姓尹問之正和靖猶子之孫和靖我朝之碩果學正又和靖家之碩果矣學正出示家傳因大息而書其後蓋所感不特在尹氏云和靖每謂語錄不可信至晦庵集程錄反有疑於和靖而學者多從晦庵余嘗謂晦翁哀集之功固大和靖親見之事尤的今程錄中門人竄入禪語者頗多和靖之說其可廢也哉此說已見別書咸淳癸酉閏六月

書侯水監行狀

都水監侯公閔東南大路轉輸之苦引蔡水既畿內
瘠鹵成淤田四十萬頃以給京師又築王供埽之決
浚運河之淺闢大湖立新堤開直河者凡三千餘里
盡瘁勤民至終其身先朝之以任士大夫士大夫之
專心實政乃如此不知撥拾場屋之緒餘躡取朝廷
之美官其風始何時耶侯名獻字景仁其後人子立
出示其家藏之編因三太息而書其後咸淳癸酉閏
六月

